公羊義疏

公羊義疏四十四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元年盡二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宣公第六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宣公第七卷六左傳釋文宣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母敬嬴諡法善問周達曰宣魯世家文公長妃齊女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生子倭倭私事襄仲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爲宣公徐廣曰倭一作倭何氏以宣公爲僖公妾子公羊敬嬴作頃熊則楚女矣與史記左傳並殊新序七云魯宣公者文公之弟也劉向習穀梁則穀梁亦以宣公爲僖公子矣禮記檀弓云遇懿伯之忌敬叔不入下云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鄭注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爲叔父考懿伯爲孟獻子之子獻子爲桓公子慶父之曾孫自桓公至懿伯六世桓公生莊公莊公生僖公傳娶頃熊生宣公及叔肸肸生嬰齊嬰齊生叔老老生弓是爲敬子敬子即敬叔自桓公至敬叔七世懿伯正爲其叔父是宣公爲僖公子明矣倭倭委古音同作接者惡是諱字孔疏引世家云宣公名倭或作接今史記作倭孔氏所見或即徐廣所見本無作接說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注】桓公篡成君宣公篡未踰年君嫌其義異故復發傳【疏】經義述聞云其意上當有如字桓元年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何注曰弑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是也若無如字則文意不明蓋寫者脫去耳唐石經已然按王說是也注明云故復發傳明與彼傳同也穀梁傳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亦是重發傳○注桓公至發傳○禮喪服臣爲君斬衰三年爲踰年君無服故嫌篡成君與篡未踰年君異然雖未踰年君位已定臣子之分義無所逃故罪之如一也故閔繼子般不書即位是其正也通義云桓宣之罪相等而春秋不言宣無王者既於桓示法則從同同可知故得以所閔之世殺其辭也義或然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注】譏喪娶復書不親迎者嫌爲諱不成其文也有母言如者緣內諱無貶公文【疏】通義云娶聖姜之黨知不譏者禮妾子爲君母之黨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此於服術本徒從也聖姜既薨故不以娶功緦外屬譏矣○注譏喪至文

也○舊疏云何氏以爲人君喪娶宜有貶刺之文若其吉逆
使卿者宜譏譏之見不親迎而已卽叔孫僑如之徒是也今
公于遂爲君喪娶宜去公于以見譏而存公于復作不親迎
之經書之者正以公子遂本弒君之賊若去公子卽嫌爲篇
弒君大惡之故諱去公子卽似隱四年十年公子翬之類是
以不得成其貶文若然文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亦譏喪娶
之經而不去公子者彼是喪未舉納幣爲失禮媵踐此乃初
喪逆女悶當合貶卽下八年莊云元年逆女嫌爲喪娶貶也
者義亦通於此按此如閔二年曹紀履繻來逆女同故止是
譏不親迎爾文公逆女在四年二年冬始納幣猶以其圖婚
在三年內譏之此則三月已逆女上尙有納采請禮在前喪
娶已明又不待貶紀而自見者也不必再去公于又恐篇諱
仍不見其貶喪娶文也○注有毋至公文○舊疏云下八年
大人熊氏襲又云葬我小君頃熊傳頃熊者何宜公之毋也
是其有母也舊疏云毋不命使諸歸人之命不適四方何得
言如作內使之文者正以祿內無貶公之文故也何者若其
去如則嫌宣公喪娶爲絕賤不成爲請侯祭也正祿此事不
得去如也若然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不言如所以
不嫌莊公不能貶蓄絕而賤之者彼告糴之事可以通臧孫
之私行此大夫不外娶無通私行之義故如是按紀履綸來
逆女紀伯有母不稱母通使文故但書履綸來逆女而已此
與內大夫出聘文同言如皆是君使之文若紀去如則當書

公子遂逆女于齊嫌爲貶公喪娶矣故仍作常辭言如也穀梁傳注不譏喪娶者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桓三年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皆用公羊家義左傳注亦云不譏喪娶者不待貶責而自明也是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注〕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疏〕左傳以爲尊夫人齊氏召南考證云逆女既書公子遂此文蒙上自應單稱其名公羊謂一事而再見是也按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下云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與此同穀梁以爲遂之挈由上致之成十四年僑如同告非公羊義 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注〕据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也經有姜不但問不稱氏者嫌据夫人氏欲使去姜〔疏〕注据僑至齊也○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是也○注經有至去姜○以傳若但云夫人何以不稱氏嫌据僖元年經夫人氏之喪至自齊爲難也 貶曷爲貶〔注〕据俱至也 譏喪娶也〔疏〕穀梁傳曰其不言氏喪未畢略之也 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注〕据師還

也疏注據師還也○見莊八年彼傳云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彼公滅同姓非師之罪故歸善於師歸惡於公此公喪娶是公之罪非夫人而貶夫人與彼義違故據爲難內無貶于公之道也注則下無貶上之義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夫人注據俱有諱義疏注據俱有諱義○舊疏云春秋之道多爲內諱何故此經不爲夫人諱而貶之乎夫人與公一體也注恥辱與公共之夫人貶則公惡明矣去氏比於去姜差輕可言故不諱貶夫人疏禮喪服傳云夫妻一體也又云夫妻胖合也集韻胖合合其半以成夫婦是也白虎通嫁娶篇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夫者示婦與夫一體也○注恥辱至明矣○舊疏云正以夫人與公共譏知榮辱同矣通義云服子慎引古者一禮不備貞女不從故詩云雖速我訟亦不汝從宣公既以喪娶夫人從亦非禮故不稱氏見略賤之也按穀梁注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蓋本之服義○注去氏至夫人○校勘記出比於去姜差輕云闔監毛本同鄂本輕下疊輕字○舊疏云去姜即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是也然此不稱者以其輕而僖元年去姜則重矣亦不諱者何氏云因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

是也扶哀姜罪重春秋以王法正之故僖公不得申其私恩待以夫人禮貶去其氏以示絕故雖重亦不諱也與此不諱有輕重之殊其稱婦何【注】据桓公夫人至不稱婦【疏】注据桓至稱婦○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不稱婦是也有姑之辭也【注】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言以者見行遂意也見纖重在遂因逺別也月者公不親迎危錄之例也【疏】詩衛風氓云三歲為婦傳有舅姑曰婦正義公羊稱婦有姑之辭傳以國君無父故云有姑其實婦亦對舅故士昏禮云贊見婦于舅姑是也穀梁傳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舊疏云隱二年傳云在塗稱婦與此違者兼二義也言在途見夫而服從夫故謂之婦至國對姑而服從姑是亦謂之婦矣○注有姑至言之○有姑當以婦禮至文四年逆婦姜于齊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及此經是也無姑當以夫人禮至者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是也婦姜亦上加夫人者舊疏云匠下錄之是也以姑禮至者得禮記士禮有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又贊禮婦又婦盥饋又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是也未知諸侯夫人其禮若何以夫人禮至者則非二十四年注云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是也○注言以

至別也○校勘記出見繼重在遂云閩監毛本同按繼當讀為繫解云故言見繫重在遂桓十四年傳以者何行其意也注以己從人曰行此言以故為行遂意也舊疏云遂以夫人者欲見夫人是時進止由遂故言見繫重在遂也因遠別者舊疏云若不言以直云遂夫人則嫌怪夫人男女無別故云因遠別也○注月者至例也○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是親迎書時也不親迎危錄之書月者此及桓三年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之屬是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注是是衛疏經傳釋詞曰云爾語已詞也隱元年穀梁傳猶曰取之其母懷中而殺之云爾論語述而篇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無去是蓋猶言無即往是衛焉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疏通義云比于專殺猶似近正按謂此其為近乎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正

近正柰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注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為摘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刑之則

恐誤刑賢者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故有罪放之而
已所以尊賢者之類也三年者古者疑獄三年而後斷易曰
繫用徽纆寘於叢棘三歲不得凶是也白嫌有罪當誅故三
年不敢去【疏】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傳曰言其以道去君
而猶未絕也詩鄭風羔裘箋云以道去其君者
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去白虎通諫諍篇引援神契曰
三諫待放復三年盡惓惓也所以言放者臣爲君諱若言有
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者冀君用其言
耳事已行災咎將至無爲留之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論
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臣待放于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
其去也道不合耳以其祿參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
使得祭其宗廟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illegible][illegible]也王
度記曰反之以玦其待放者亦與之之物明有分士無分民也
詩曰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曲禮疏引王度記亦云大夫僕放
于郊三年得環則還得玦乃去若然曲禮說大夫士去國之
三月而復服注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矣與此不同者
齊得玦之後從郊至竟三月之內行素衣素家諸禮也又喪
服齊衰三月章有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曰何以
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是皆三年待

放于郊未仕他國長子在國主其祀故未去也按喪服齊衰三月章言爲舊君者有三一曰爲舊君君之母妻傳曰仕焉而已者也注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故兼服君之母妻害次宗所謂恩紀內結賓異餘人是也二曰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在外待放已去者三曰舊君注大夫待放未去者又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尚有詔於國按後二條一是大夫自爲舊君服一是大夫之妻長子爲舊君服皆以禮待放君不絕其祿位不分已去未去言也江氏筠云去與未去皆服故經但言舊君而不言大夫之在外與在國蓋皆恩義未絕通典引石渠禮論戴聖謂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是也若有罪見逐收其宗廟其妻長子亦不得留在本國矣孟子離婁篇述爲舊君反服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既云導之出疆是指已去國者其實待放未去而值君甍與已去而值君甍者皆服齊衰三月也○注古者大夫○曲禮上篇文注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是也彼疏引異義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剭凶無刑不上大夫事從周禮說鄭駁之曰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去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白虎通五刑篇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

欲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刑不上大夫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注益以至類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某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淮南本經訓刳胎殺夭麒麟不游覆巢毀卵鳳皇不翔校勘記出鳳凰云鄂本凰作皇此加几者俗字○注三年至敢去○校勘記出徵墨云鄂本閩本同監毛本墨改纆疏並同此坎卦上六爻詞也舊疏引鄭氏注云繫拘也爻辰在巳巳爲蛇蛇之蟠屈如徽纆也三五互體民又與震同體民爲門闕於木爲多節震之所爲有叢拘之類門闕之內有叢木多節之木是天子外朝左右九棘之象也外朝者所以詢事之處也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邪惡之民也上六乘陽有邪惡之罪故縛約徽纆寘于叢棘而後公卿以下議之其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能復者上罪三年而赦中罪二年而赦下罪一年而赦不得者不自思以得正道終不自改而出圜土者殺故凶是也然則繫于徽纆以待議罪有三年二年一年之殊已恐陷於三歲不得故待至三年乃去也白虎通諫諍云所以必三年者臣下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復君恩令已所言不合於禮義君欲罪之可得也義亦通君放

之非也〔注〕曰無去是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注〕聽君不去衞正也〔疏〕舊疏云此二句皆是今事非古法按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傳云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三諫不從復任其放故曰非也大夫待放則上注之自嫌有罪當誅故曰正也○注聽君至正也○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同按衞蓋是字誤或當作爲按注就本經釋之作衞亦可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注〕重奪孝子之恩也禮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故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周人卒哭而致事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疏〕白虎通喪服云臣下有大喪不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說苑修文篇古者者有親喪者不呼其門鹽鐵論未通篇古有大喪者居三年不呼其門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君子之所重而自盡者其惟親喪乎後漢書陳忠傳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之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

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仕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
非也臣行之禮也又云周室陵遲禮制衰廢蓼莪之人作詩
自傷是以蓼莪為從軍之詩故大戴禮小辯注亦云困于兵
革之詩也蓋三家詩語又荀爽傳對策曰昔翟方進以身備
宰相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
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
繁露竹林云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志之
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禮記喪服
四制云門內之制恩掩義以門內之治尙恩行私恩不得行
公義故三年不呼其門也○注重奪至恩也○通典引白虎
通云有喪不朝吉凶不相干不奪孝子之恩也然則臣有大
喪不與公役者有二一以重奪孝子之恩一以吉凶不相干
故也故白虎通喪服又云凶服不敢入公門者則尊朝廷吉
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是也○注禮父至從政
○禮記王制文按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者
彼注云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然則期之後容有使役者蓋
國有大事期後役使自是一時權禮若其常則三年不從政
也又雜記云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
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與此殊者注云
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為政者教令謂給繇役正
義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省文總云三
月也若大夫士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正禮也卒哭金革之

事無避是構體也舊疏云此政謂稅矣王制云從政自讀如征稅之征故彼記上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云云下云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云云即周禮旅師所云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謂復除不給徭役也故鄭注周禮引王制解之此引以證臣有大喪君不呼門自謂大夫上以上政當解如政事之政從爲政事與論語可使從政也與之從政同當是斷章取義也○注故孔至親也○舊疏云曾子問文引鄭注致事者還其職位於君是也校勘記出周人卒哭而致事云今本曾子問無此文此與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引興國本合段玉裁說按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鄭注云周卒哭而致事閩監毛本周誤則禮記校勘記云殷人既葬而致事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同宋監本下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七字考文引足利本同段玉裁云公羊宣元年注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一句疏校謂曾子問文岳氏云興國本禮記有周人卒哭而致事一句大書爲經文按此同公羊注疏而與本疏不合又出周卒哭而致事云惠棟校宋本作周岳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此本周誤則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補鏜校云按皇氏疏則周人卒哭致事是鄭君從夏殷推而知之當是注文而孔氏云孔子既前答周人卒哭而致

事則又似屬經文而誤入注耳按皇氏疏云夏后氏尚質孝
子喪親恍惚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
親彌深故既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
而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
也夏既殯殷既葬周代漸遠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則皇
氏所据鄭注與孔氏不同但鄭氏解致事在殷人句下明鄭
氏所据本無周人卒哭而致事語故於注末申之云周卒哭
亦致事也若元有此語誤入注中則致事注當在周人下或
在夏后句下方合公羊疏所見之旨了問本與興國本合不
必比而同之也卒哭者禮記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
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鄭注禮既夕云卒哭三虞之
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君
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者鄭注二者恕也孝也己既思
親推己及人亦不奪其親是恕也孝子思親若不致事則是
忘親故令致事是不自奪其思親之心是孝也禮記問喪曰
凡見人無免経雖朝於君無免経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
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注無免経経重也稅猶免也
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奪齊衰則大功有免経
也然則杖齊期以上雖入公門哀亦不脫故引舊記以明之
言君子以己恕人不可奪人喪使之免経而已亦不可自奪
其喪所以已有重喪猶経以見君申已喪禮也惟其如此故
臣下在喪不入公門君亦不奪其請以免吉凶相干曲禮云

凶服不入公門故也已練可以弁冕注此說時衰正失非謂禮當然弁禮所謂皮弁爵弁也皮弁武冠爵弁文冠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加旒曰冕主所以入宗廟疏禮記檀弓曰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注既絲或時爲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又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是則期內不使故已練可使也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者彼記又云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是非其正也通義云此權時之宜喪大記曰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按鄭彼記注亦云權禮也何氏云此說時衰政失非謂禮所當然者謂不獨金革服金革之事失禮即既練而弁冕即事亦非正上注引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是其正也鄭注喪大記又云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蓋弁絰者弔服帶者要絰自謂喪服明弔服加重也注正失禮本正作政當從之○注弁禮至文冠○白虎通紼冕云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名也弁之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戰伐田獵皆服之爵弁者周人宗廟士之冠也郊特牲曰周弁士冠經曰周弁殷冔夏收爵何以知指謂其色又作言爵弁作但言弁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爲周尚赤所以不純赤

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元者不失其質故周加
赤禮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皮弁者以白鹿皮爲
冠象上古也李如圭云古者以鳥獸之皮冒而句領皮弁象
之聶氏引舊圖云以鹿皮淺毛者爲之高尺二寸禮又云爵
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
如爵頭然或謂之緇其布三十升貫疏云凡冕以末爲體長
尺六寸廣八寸積麻三十升布衣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
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爲爵色異皮弁用之於田獵
職伐爵弁用之於祭故曰皮弁武冠爵弁文冠也以皮弁爲
武冠荒今文家說成二年傳衣服與頭公相似何注禮皮弁
以征彼疏云創昭二十五年注皮弁以征不義是也引韓詩
傳亦有是語御覽引三禮圖皮弁春八月習大射冠之行事
是今文詩春秋家皆然惟周禮司服云兵事韋弁服創成十
六年左傳之韎韋之跗注是也按字林云革柔皮也皮韋同
類故同有皮弁之補作皮弁白色韋弁韎色爾或古只是皮
弁周文有皮弁弁弁之別與〇注夏日至宗廟〇士冠記云
周弁殷冔夏收常作冔釋文作冔是也毛本同獨斷云冕周
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爲殼廣八寸長尺
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
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并古皆以布
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冕冠垂旒周禮天子
冕前後邃延朱綠藻有十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別三公九

諸侯卿大夫七組纓各如其綬之色郊天地祠宗廟祀明堂
則冠之禮記王制云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
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元
衣而養老正以冕卽弁唯大夫以上得有冕士以下只弁耳
彼注云皇冕屬爲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元上纁下有虞
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末聞凡養老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
服其冠則弁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王
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是則收冔弁正爲入祀宗廟之冠矣
故禮記雜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已士弁而祭于
公皆謂爵弁也士冠禮注爵弁者冕之次也賈疏冕者俛也
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也
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注延冕之覆在上任氏大椿弁服釋
例云爵弁旣以弁名則其狀當似弁不特弁下無旒及前後
延平異于冕也考釋名弁如兩手相合時也以爵章爲之謂
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以執章爲之謂之章弁也然
則此三弁皆作合手狀矣其延下當上銳下圜文考後漢輿
服志冕制皆前圓後方則與下圓上銳者異疑爵弁與冕雖
同有上延而爵弁延下則爲合于之形與冕狀別然則夏殷
質用冔收以祭周弁制如冔收別加旒爲冕以爲祭服耳弁
非天子之祭服也吳氏延華儀禮疑義亦云爵弁據說文本作
兗象形或作弁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也爵弁與冕制異與
皮弁制同胡氏培翬儀禮正義云賈氏之說蓋本漢禮器制

度吳氏以釋名說文䚡之似亦可從冠禮記注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史記五帝紀帝堯黃收純衣蓋夏以前通用收詩文王常服黼冔傳冔殷冠也江氏筠讀禮私記云爵弁既非冕制而與冔收連言者蓋冕飾至周始備冔收二者周制以弁例之如殷士祼將服冔周士祭於公用弁其一也又殷人冔而葬周人弁而葬亦其一也是也鄭本士誤士

服金革之事〈注〉**謂以兵事使之**〈疏〉

注謂以兵事使之○禮記中庸云衽金革疏金革謂軍戎器械也又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又喪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注此權禮也弁絰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然則父母之喪三年内不服王事經禮也期練之後時有兵革之事不顧私恩權禮也若有急難雖卒哭之後亦當以國體爲重曾子問所記伯禽事是也喪大記疏引庾氏云謂此言君既葬王政便入國候卒哭乃身服王事前云君言王乖謂言君所訪逮而巳王政未入于國也庾氏因上記有既葬與人言言君言于事不言國事故分別之也

君使

之非也（注）非古道也（疏）言非禮之正也監本道誤旨 臣行之禮也（注）臣順君命亦禮也此與君放之非臣待君放正同故引同類相發明（疏）注臣順至發明○通義云君呼其門則非國有兵事臣釋縗而赴難則禮宜然校勘記出臣順爲命云鄂本爲作君此誤古者臣有大喪以下與放胥甲父義無涉因欲借君使之非臣行之禮喻君放之非臣待放正之義故連言之

閔子（注）閔子騫以孝聞（疏）注閔子騫以孝聞○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要絰而服事（注）禮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疏）注已練至乎帶○禮記間傳云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禮喪服注云麻在首在要皆可絰絰之言實也明孝子有忠愛之心也首絰象緇布冠冠缺項要絰象大帶閔子既練後服王事故首絰除而要絰如故也喪大記云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正義弁絰謂弔服帶謂喪服要絰明雖弔服而有要絰異凡弔也彼謂卒哭之後并首絰亦變者或亦權禮與 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注）既事

畢言古者不敢斥君即近也【疏】注言古至斥君○通義云古謂中古自伯禽以來○注即近也○禮記王制云必即天論注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閔子曰古之道不即人心正義閔子性孝以爲在彼從戎不即人情爲制此禮是古之所制故閔子嫌之爾雅釋詁即尼也書疏引孫炎云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郭注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即尼近互爲訓也又曾子問云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正義云伯禽卒哭徐戎作亂東郊不開故征之是有爲爲之也今則更無所爲直貪從於利攻取於人者吾不知也是以閔子騫於君命要經服事既葬事之後知不即人心退而致仕猶斯道也

退而致仕【注】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位於君【疏】注致仕至於君○禮記王制云七十致政注致政還君事又明堂位云七年致政於成王注致政以王事歸授之孟子公孫丑篇孟子致爲臣而歸注辭齊卿而歸其宗也是致有歸還之義孔子蓋善之也【注】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

言古者又遜順不訕其君也不言君子者時賢者多以爲非唯孔子以爲是【疏】舊疏云蓋猶是也言於此三事孔子皆善之其三事者初則要經而服事次則謂君

爲古者後則退而致事是也按此蓋如蓋通乎下之蓋蓋猶皆也時賢蓋謂當時有責閔子要絰服事者此賢者過之也有疑閔子退而致事者不肖者不及也孔子中庸之道故皆善之也遜順不訕其君表記所云事君欲諫不欲陳注陳言其過於外也故言古以飾之

公會齊侯于平州疏杜云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一大事表云今泰安府萊蕪縣西有平州城一統志平州城在泰安府萊蕪縣西通義云不致者與惡桓同義桓之會皆不致宣之會雖於始見法而已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注據曹取之不書疏注據曹至不書○傳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傳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入也然則濟西田本魯有爲曹所取明矣曹取不書故據以難也通義云據伐而言圍者取邑所之辭按若如此據傳當云此未有言伐者其言取之何矣所

以賂齊也〔注〕魯所以賂遺齊故稱人其國辭〔疏〕穀梁傳內不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左傳齊人取濟西之田爲立公故以賂齊也通義云非以師徒取故不從彼例直言取也杜亦云魯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范云宣公弑立賂齊以自輔恥賂之故書齊取較杜孔義爲長○注故稱人其國辭○舊疏云謂一人字齊魯其有何者魯人篡弑以地賂人齊人失所取篡者之賂皆合稱人故也

曷爲賂齊〔注〕据上無戰伐無所謝〔疏〕注据上至所謝○舊疏云決哀七年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以邾婁子益來入年夏齊人取讙及闡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此上不見戰伐之文應無所謝故難之

爲弑子赤之賂也〔注〕子赤齊外孫宣公篡弑之恐爲齊所誅爲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亦因惡齊取篡者賂當坐取邑未之齊坐者由律行言許受賂也川者惡內甚于邾婁子益〔疏〕注子赤齊外孫○文四年逆婦姜于齊子赤即取於齊者所生故爲齊外孫○注未之至賂也○校勘記補鐙云由猶通十年疏引受賂作受財下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

也曷爲未絕乎我齊已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注齊已言語許取之言其人民貢賦何屬于魯貢未歸于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是未之齊也故解之由律行言許受賂者九經古義云按漢律有受賕之條皆賂齊不當坐取邑巳未之齊而坐者由齊黹請故也漢律行言許受賂亦得坐受賕之條故與以況之唐律疏義贓制云諸有事以財行求得枉法者坐贓論不枉法者減二等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疋加一等三十疋加役流按今律官吏聽許財物雖未接受事若枉者准枉法論不枉者准不枉法論各減受財一等即此也魯當坐令律有事以財求行條也○注月者至子益○哀八年夏齊人取讙及闡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注邾婁齊與國畏爲齊所怒而賂之恥甚故諱使若齊自取然恭彼爲伐國而賂齊此爲篡嫡而賂齊罪大於彼故書月以惡之也

秋邾婁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注微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不從鄭人去遂者兵尊者兼將疏校勘記出楚子云唐石經諸本同鄂本作楚人按此注云

徵者不得言遂遂者楚子之遂也知公羊經作楚人不然則注無爲如此解今作楚子者衍左穀二家誤○注微者至遂也○信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傳何以不言遂兩稱耳明彼爲微者故不得言遂也但別兩耳以大夫無專制之義唯人君得行其遂故知此楚人爲楚子耳若然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得言遂者以公子結聞齊宋欲謀伐魯矯君命而與之盟其事危急重大故得遂也彼傳云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是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疏左傳作趙盾帥師救陳宋杜以爲經無宋字蓋闕正義引服虔云趙盾既救陳而楚師侵宋趙盾欲救宋而楚師解去義或然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疏左氏穀梁作棐林斐棐通見文十三年魏世家索隱曰劉氏云林地名蓋春秋時鄭地之棐林在大梁之西北徐廣云在苑縣非也水經注洧水篇華水又東逐棐城卽北林亭也春秋文公與鄭伯宴于棐林宣元年諸侯會于棐林以伐鄭楚救鄭遇于北林服虔曰北林鄭南地也京相璠曰今滎陽苑陵縣有故林鄉在新鄭北故曰北林也余按林鄉故城在新鄭北東如北七十許里苑故城在東

南五十許里不得在新鄭北也京服之說並爲誤也一統志棐林在鄭州東南方輿紀要林鄉城在開封新鄭縣東二十五里春秋之棐林

此晉趙盾之師也注據上趙盾救陳微者不能會諸侯疏注微者至諸侯○舊疏云謂若是微者則不能爲會主以致諸侯于棐林而會之也按上文明云晉趙盾帥師救陳故云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注據公子遂會晉趙盾于衡雍西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是彼公子遂再出名氏故据以難此上出趙盾下稱師也君不會大夫之伊雒戎盟再出名氏疏注據公至名氏○即文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辭也注時諸侯爲趙盾所會不與卑致尊故正之去大夫名氏使若更有師也殊會地之者起諸侯爲盾所會疏通義云新城之盟趙盾嘗以名氏見矣於此發傳者彼列序諸侯之下以臣從君於義猶可此文若云宋公等會晉趙盾則是以盾敵四國之君故不可也○注時諸至師也○正以四國實爲趙盾所會若言會趙盾明盾爲主是以卑致尊故去其名氏若非

趙盾然所以正君臣之分也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杜云尊不書禮不徵公是其義也○注殊會至所會○書疏云言殊會者正謂先序諸侯訖乃言會晉師是也所以不言宋公陳侯衞侯曹伯帥師伐鄭而先言會晉師于斐林乃言伐鄭者若以趙盾之師先在是致諸侯來會之然也故曰起諸侯爲盾所會耳拔繫露隨本消息云譬如於文宣之際中國之君五年之中五君殺以晉靈之行使一大夫立於斐林拱揖指攜諸侯莫敢不出此猶隱之有泮也亦言諸侯爲盾所會臭敢不從春秋殊之所以尊君抑臣不與其致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柳

疏 左氏穀梁作侵崇左氏釋文作崈云本亦作崇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謹案尚書大傳云秋祀柳穀華山鄭注祭柳穀之氣于華山柳聚也齊人語廣雅釋詁云崇聚也此必齊人讀崇爲柳故其訓同公羊崇作柳正齊人方音之轉拔崇古音在東鍾柳古音在蕭幽部二部間有通轉故尚書君奭其終出于不祥釋文終馬本作崇隸釋載漢石經作其道于不詳文玉篇鄮直聲切又直久切廣韻鄮徒紅切又直家直柳二切鄮从同音而有直柳切故漢地理志汝南郡鄮陽孟康曰鄮音紂也又育字轉入平聲在蕭幽部而說文內部育从充省聲亦其證也矣氏經說云春秋三傳多以聲近相借如歸邴之爲歸祊包來之爲浮來曲池之爲毆蛇夫童之爲夫鍾犀丘之爲郪丘爲

師曰皆是獨此傳以義同借鄭注尙書大傳及周禮皆云柳聚也酒誥其敢崇飲傳左傳崇卒也注亦皆云崇聚也按吳氏猶未知古韻之有通轉也

柳者何天子之邑也（注）天子之閒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疏）鹽鐵論論功云晉取郊沛王師敗于茅戎沛蓋柳字之誤詩地理考通典崇國在京兆府鄠縣帝王世紀鯀封崇伯國在豐鄗之閒周有崇國晉趙穿侵崇按彼本左傳爲說以崇爲秦之與國宜在西周如公羊義當在東周圻內或河北地近溫原者故得有晉大夫忿爭事○注天子之閒田也○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肦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正義云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祿士之外並爲閒田則周禮云公邑也職外閒田少識內閒田多依周禮閒田自二百里之外以至五百里其大夫則於三百里爲采地卿則於四百里爲采地公則於五百里爲采地故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也未知殷制如何然則圻內自封國外皆爲閒田其實邑也○注有大至侵之○蓋如成十一年左傳載晉郤至與周爭鄇田之類

曷爲不繫乎周（注）據王師敗績于貿戎繫王（疏）注據王至繫王○卽

成元年王師敗績于貿戎是也不與伐天子也注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疏注絕正其義○舊疏云謂絕㭬不使繫之於王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按王師敗績于貿戎亦正其義使若王者自敗不言晉敗之也其義皆與此相足

晉人宋人伐鄭疏穀梁傳伐鄭所以救宋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獨惡華元明恥辱及宋國疏包氏慎言云二月書壬子二月無壬子正月之十一日也舊疏云宋鄭皆言帥師者其將皆尊其師皆衆故也大棘杜云在陳留襄邑縣南大事表云今歸德府睢州西曲棘里有棘城又甯陵縣西南七里有大棘城亦與睢相近水經注陰溝水篇云過水又東逕大棘城南故鄭之大棘鄉也春秋宣二年宋華元與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其地後為楚所併故圖稱曰大棘楚地有楚太子建墳伍員釣臺過水又東逕安平故城北陳留風俗傳曰大棘鄉故安平縣也郡國志陳留已吾有大棘鄉元和郡縣志已吾故城在甯陽縣西南四十里一統志大棘城在歸德甯陵縣西南七十里

鄢陵在睢州東大棘當在其間○注復出至宋國○通義云

左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故使宋主之也獲華元

再言宋者凡獲大夫皆繫國責其辱國之甚按曲禮云大夫

死眾曰死制○注云死其所受於君疏謂軍師制謂君教令所

使爲之華元不能死被獲明當絕也穀梁傳獲者不與之辭

也言盡其眾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

彼疏引何氏廢疾云書獲皆生獲也如欲不病華元當有變

文鄭釋之曰將帥見獲師敗可知不當復書師敗績此兩書

之者明宋師雖華元見獲皆竭力以救之無奈不勝敵耳華

元有賢行得眾如是雖師敗身獲適明其美不傷賢行今兩

書敗獲非變文如何劉氏申之曰公羊例大夫死生皆曰獲

華元復見知其不死殺也將獲不言師敗績非春秋將帥並

重之例證以經文無所據也夫子云我戰則克惡責軍

之將與亡國之大夫及與爲後者豈有賢行得眾乎

秦師伐晉〈注〉秦稱師者閔其眾惡其將本秦之忿起殽之戰今

襄公繆公已死可以止矣而復伐晉惡其構怨結禍無已〈疏〉

注秦稱至無已○舊疏云正以文十二年秦伯使遂來聘如

有大夫宜見將之名氏若其衆人宜稱人稱國而言師者正

以閔其衆惡其將故也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

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又云夫德不足以親近而又不足以

來遠而漸漸以戰伐爲之者此固春秋所甚疾已是秦專師
之義也殽之戰見僖三十三年襄公穆公之死見文六年及
十八年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獆〔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乙丑
月之二十八日左氏穀梁
夷獆作夷皋玉篇犬篇獆胡刀反犬呼也鳴也咆也或作嘷
周禮大祝云來瞽令皋舞注皋讀爲卒嘷呼之嘷李嘷者皆
謂呼之入山海經北山經丹熏之山有龍焉其狀如鼠而兎
首麋其身其音如獆犬初學記引作嘷犬知獆嘷皋音義皆
通說文口部嘷咆也獆譚長說或从犬是也齊氏召南考證
云三傳俱言弒君者趙穿其實盾爲上使故亡不越竟侯其
事也反不討賊德其私也猶爲司馬昭而以穿爲成濟此蓋
孤所以直書而孔子因之以爲萬世弒君之戒如曰盾實無
罪以良史之深文遂成鐵案有是理哉靈公不君或趙氏粉
飾以欺後世未可知也況君卽不君臣可因以不臣哉然則
宣四年左傳稱君君無
道之說不可爲訓矣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注〕匡王〔疏〕包氏愼言云十月書乙亥月之
八日○注匡王○下三年葬匡

王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二終

子汝霖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三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四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宣三年盡六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其言之何【注】据食角不言之【疏】注据食角不言之○成七年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是其事也緩也【注】辭間容之故爲緩不若食角急也別天牲主以角書者譏宣公養牲不謹敬不絜清而災重事至尊故詳錄其簡甚【疏】注辭間至急也○經傳釋詞云之言之問也若在何之洲之屬是也常語也按之之爲言之間辭詩則緩以足句春秋則緩以示義故加之爲緩辭也通義云謹案穀梁傳曰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洪範五行傳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時則有牛禍哀元年穀梁傳說此經云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皆以對食角爲急辭也楊疏引舊解范氏別例云凡三十五范既總爲例則言之者並是緩辭也傳於執

衛侯云言之緩辭也其餘不發亦緩可知公喪在外逆之緩
也衛侯之弟鄭蔡伯之弟鍼稱之者敗其緩之得逃奔敗大
國稱之者取其大圍同役而不急於軍事也殺奚齊稱之者
緩於成君也考仲子言之者隱孫爲脩之殺也曰食言之者
不知之緩也則自餘並緩耳○注別天牲主以角○禮記王
制云祭天地之牛角薦栗宗廟之角推賓客之角尺是主以
角也○注書者至而災○鄂本作絜下同閟監毛本作潔俗
絜字五行志下之上劉向以爲近牛禍也是時宣公與公子
遂謀殺于亦而立又以喪要區霧脅亂亂成於口幸宥季文
子得晃於禍天猶惡之生則不饗其祀死則災燔其廟董仲
舒指昭同何氏但譏其養牲不謹失事至尊之道餘無說未
知與劉費向否禮記禮運云舊之郊薦非禮也周公其哀矣
注非猶失也魯之郊牛曰傷嚴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
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與之意亦與何同○注
主事至簡甚○繁露順命云孔于日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
之言其祭社稷宗廟山川鬼神不以其道無災無害至於祭
夭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曰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
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
其角過有深淺薄厚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猶郊之變因
其災而之變應而無爲也見百事之變之所不知而自然者
勝言與以此見其可畏專誅絕者其唯災乎告弒君子弒父
三十有餘諸其賊者則損以此觀之可畏者其唯天命大人

亡國五十有餘皆不事畏者也況不畏大人大人專誅之君之滅者何日之有哉爵宜進聖人之言變古易常而災立至聖人之言可不愼此三畏者異旨而同致故聖人同之俱言其可畏也曷爲不復卜〔注〕據定十五年牛死改卜牛〔疏〕注據定至卜牛○彼經云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是也養牲養二卜〔注〕二卜語在下〔疏〕郊特牲注云養牲必養二也正義郊天既以后稷爲配故養牲養二以擬祭也一爲帝牲一爲稷牲皆得吉乃養也是二牲皆先卜也注二卜語在下○校勘記云此本監本下二誤卜今訂正○帝牲不吉〔注〕帝皇天大帝在北辰之中主總領天地五帝羣神也不吉者有災〔疏〕注帝皇至神也○齊氏召南考證云皇天大帝似應作天皇大帝鄭注周禮大宗伯禮祀祀昊天上帝云冬至于圜上所祀天皇大帝晉書天文志云鉤陳口中一星曰大皇大帝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執萬神圖是也御覽引五經通義云昊天上帝天皇大帝亦曰太乙其佐曰五帝又周禮疏引元命包云太微爲天庭五帝以合時又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大極星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傍兩星距辰子位故爲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宮紫之言此宮之言中此宮之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按乾鑿度有

太乙九宮法鄭注云太乙北辰之神則太乙即北辰耀魄寶亦即天皇大帝在北辰者其下行九宮則為青黃赤白黑五帝其返而歸于太微則仍為太乙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與下禮四方各別故鄭注云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又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又小宗伯云兆五帝于四郊注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矩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項食焉此所謂五帝也周禮疏引文耀鉤有其文羣神蒼即大宗伯所記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下者焉皆天皇大帝總領之故周禮疏引文耀鉤又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為大一之先合元氣以斗帝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注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又名太乙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一名皇天書君奭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周禮疏引鄭注云皇天北極大帝亦名上帝周禮掌次以旅上帝亦名皇天上帝月令季夏云以供皇天上帝亦名昊天書堯典欽若昊天一名皇皇后帝論語堯曰篇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是也此注宜為天皇大帝也舊疏云天地之內五帝羣神則包有括讀等在內蓋雖地類地亦統於天焉○注不古者有災○此經之屬是郊特牲疏若帝牛不吉或死傷是也

則扳稷牲而卜之注先卜帝

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爲天牲養之凡當二卜爾復

不吉不復郊疏廣雅釋言扳援也一切經音義引字林云扳

云扳引引也文選謝靈運還舊園詩貧弱易扳纓注扳猶牽

引也謂帝牲不吉則引稷牲當之也哀元年穀梁傳曰郊享

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惡雖稷牲合時

得禮用之可也○注先卜至卜爾○郊特牲云帝牛不吉以

爲稷牛疏爲猶用也謂用稷牛而爲帝牛益郎定十五年牛

死改卜牛之屬養牲之時已卜此改爲帝牲之時又卜故何

氏以爲凡當二卜也帝牲在于滌三月注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

謂之滌者取其蕩滌絜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

以充其天牲疏注牲宮至絜清○郊特牲云帝牛必在滌三月注牢中所搜除處也正義搜謂搜埽清除

故周禮掌馬者謂之庾人繫齋郊事對云帝牲在滌三月牲

貴肥潔而不貪其大也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

能勝芻豢之食莫如令食其母便鄭氏郊特牲目錄云以其

記郊天用騂犢之養又注云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亦

取其絜清之義也禮記曲禮云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注云

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其實天子犧牛亦須在滌故祭義云

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是也下云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
國語楚語云觀射父云大者牛必在滌三月小者羊豕不過
十日又禮器云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注繫牲于
牢也戒散齊也宿致齊也時有祭祀之事必先散慎如此不
敢切也周禮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
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是也○注三牢至天牲○舊疏云春
秋說文獨斷上云帝牲牢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
明牢一月謂近堂也三月一時已足肥矣徙之三月示其潔
也哀元年穀梁傳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
十一月元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然則六月即庀牲養之三
月始繫于滌此三月之中又以三牢遞養皆取其絜也十一
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為其可以改卜也故傳又云待正
月然後言牲之變也
於稷者唯具是視注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
特養于滌宮所以降稷尊帝疏注視其至尊帝○郊特牲云
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
人鬼也注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正義云遭時謂帝牲遭災
之時既取稷牲而用之其祀稷則可之牲隨時選其可者適義云
諸案此謂既拔稷牲為帝牲則可以隨索稷牲不暇繫牢若
其平吉無變雖稷牲囿亦在滌矣正月迫郊而牲變猶得改
卜者正以養二之時此牲已在滌三月故耳若牛死又卜則
不及在滌不可以事上帝故不復卜也按禮曲禮云大夫以

索牛注索牛得而用之蓋稷牛唯具亦卽大夫之索牛也郊則曷為必祭稷〔注〕據郊者主為祭天〔疏〕注據郊至祭天○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是主為祭天王者必以其祖配〔注〕祖謂后稷周之始祖姜嫄履大人迹所生配配食也〔疏〕郊特牲云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又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注祖謂至所生○詩大雅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也史記周本紀云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從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嫄以為神遂收養長之是其事也詩疏引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按堯典以親九族卽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有九族而親之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駁曰元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生見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生者耶且夫蒲盧之氣嫗桑蟲成為已

子憑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禮記禮器云必先有事于頖宮注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又明堂位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禮器疏云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周人出自靈威仰則以后稷配靈威仰也然則殷契祖汁光紀夏郊祀白招矩與○注配配食也○荀子禮論云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注謂以配天也太祖若周之后稷按凡祀典言配如何寵配祀社棄配稷之屬皆配食也祭法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

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注〉据方父事天〈疏〉注据方父事天○獨斷云父天母地故稱天子御覽引漢官儀父天母地為天下主自內出者無匹不行〈注〉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注〉必得主人乃止

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王配者重本尊始之義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書攷卜者善

其應變得禮也疏注必得至援之○毛本推誤惟喪服小記
注云禘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
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疏外至者天神也主者人
祖也故祭以人祖配天神也藝文類聚引白虎通云王者所
以祭天何緣事父以事天也祭天必以祖配自內出者無匹
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其始祖配以賓主順天意也
又巡守篇云類祭以祖配不日後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通
義云此通論祭有配食之義自外至者謂天神地示若稷配
郊句龍配社是也自內出者則若祔祭新鬼必以昭穆之類
是也○注不以至上帝○孝經聖治章文禮記大傳注引孝
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汎配五帝也通典引鈎命決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地祭
天南郊就陽位祭地北郊就陰位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
帝宗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注此禘謂
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
曰祖宗按鄭氏之義以郊與圜丘所祭帝不同圜丘所祭者
天皇大帝郊所祭者三代各祭其所出何氏於下注云上帝
五帝在太微之中迭生子孫更王天下則與鄭氏同也明堂
之祭為月令季秋大饗帝之祭鄭彼注言大饗者偏祭五帝
也又曲禮大饗不問卜注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是明堂
大饗偏祭五天帝兼五人帝五人神以文武配之孝經主言
嚴父故但及文王也祭法疏引雜問志云祭五帝於明堂五

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
合祭於明堂是也孝經注用孔傳說以郊謂圜丘祀天非其
注宗祀于明堂云明堂天子佈政之宮也周公因祀五方上
帝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蔡與何鄭同郊特牲云郊之祭
也大報本反始也天爲物之本始祖爲王者之本始后稷爲
始祖故推之配天不以文也○注上帝至天下○禮記大傳
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
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
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矩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
郊祭之蓋特尊爲正義拔師說引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
堯又云堯赤精舜黃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
之于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其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
精而生也舊疏云此五帝者即熛感仰之屬言在太微宮內
迭王天下即感精符云蒼帝之始二十八世滅蒼者翼也彼
注云堯翼之星精在南方其色赤滅翼者斗注云舜斗之星
精在中央其色黃滅斗昏參注云禹參之星精在西方其色
白滅參昏虛注云湯虛之星精在北方其色黑滅虛昏房注
云文王房星之精在東方其色青五星之精是其義也禮記
禮器云故魯人將有事于上帝注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
帝靈感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又月令祈
穀于上帝注上帝太微之帝也疏以爲春秋緯文太微爲天
庭中有五帝座郊天各祭其所感帝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

何也○注書改至禮也○鄂本無也字善其應變得禮即上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之禮也改卜之後牛死郎不郊亦得正也穀梁傳曰事之變也事變而處之得正也通義云屬天王崩而卜郊牛不爲議者繫露說之曰春秋之義國有大喪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禮也父母之喪至哀痛悲苦尚不敢廢郊也孰足以廢郊者故其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焉越紼而行事按繁露語見郊祭篇又郊祀篇云郊祭最大也春秋譏喪祭不譏喪郊郊不辟喪喪尚不辟況他物

葬匡王【疏】舊疏云天子記崩不記葬今而書者正以去年十月天王崩至今年春未滿七月即文九年傳曰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書此未滿七月所謂不及時書也

楚子伐賁渾戎【疏】左氏作陸渾之戎穀梁作陸渾戎釋文賁渾舊音六或音奔潛研堂答問云問宣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公羊作賁渾賁何以有六音曰此轉寫之譌本當爲裔卽古文睦字睦字从先光讀爲六故睦亦有六音大事表云在今河南府嵩縣卽詹桓伯所謂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者僖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注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從之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正義陸渾本是燉煌之地名徙之伊川復以陸渾爲號也昭十七

年爲晉荀吳所滅史記注引服虔云陸渾戎在雒西南也地理志宏農郡有陸渾下云春秋遷陸渾戎於此有闕此與姜戎別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疏大事表云狄自入春秋以來俱止書狄蓋舉北方引弓之人合而爲一也卽狄有亂以後其之役白狄見矣而以狄冠之白狄猶爲之屬至是顯然分國爲二其至通于中國加以赤字之號而白狄亦以入年偕晉伐秦自爲盟會征伐不復就赤狄之役矣此冒奴分爲南北單于之始也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疏包氏慎言云十月無丙戌九月之二十五日十一月之二十六日也

葬鄭穆公注葬不月者子未三年而弑故略之也疏注葬不到之也〇校勘記云鄂本無也字此衍解云考諸舊本皆無注然則有者衍字耳舊疏又云不月者與卒同月故也按有注者非也子未三年見弑者多從無去月見略之例此卽隱三年傳所謂不及時而不日慢葬者何氏云慢薄不能以禮葬也定十三

弃辟伯定卒注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失衆見弒危社稷宗廟故略之也爲彼書辟弒其君比稱國以弒明失衆此鄭繆公子爲公子歸生弒之非失衆之文故於其卒也備書日月何略之有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疏說文邑部郯東海縣帝少昊之後所封漢書地理志郯故國少昊後盈姓今山東沂州府郯城縣西南百里有故郯城一統志故郯國在沂州府郯城縣西南二十里與江南邳州接界向者杜云莒邑東海丞縣東南有向城蓋即隱二年所入者詳彼疏

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注據取汶陽田不言蘇不肯疏注據取至不肯○成二年取汶陽田三年叔孫僑如帥師圍蘇傳蘇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是也辭取向也注爲公取向作辭也恥行義爲利故諱使若莒不肯起其平也聽公平伐取其邑以弱之者愈也莒言及者明非莒不肯起其平也書齊侯者公不能獨

平也月者惡錄之

疏注爲公至愈也○校勘記云鄂本無起其平也四字諸本皆誤下誤衍當刪正讀故諱使若莒不肯聽公平爲一句穀梁傳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說文討治也蓋魯本治莒鄭不平因而取向以義始以利終故諱爲作辭若莒不肯遂伐取其邑以弱之然愈者愈於直書取向惡殺也穀梁又曰不肯者可以肯也注凱曰君子不念舊惡況爲大國所和其非莒不肯可知○注莒言至平也○舊疏云正以及是汲汲之意亦見直之意故如此解以經不曰平莒鄭而曰及鄭是汲汲於鄭又見非莒不肯矣故得起其不也○注書齊至平也○蓋魯力實不能獨平借助齊侯故書之又見魯之因人取邑恥甚也○注月者惡錄之○周禮典瑞云穀圭以和難注難仇讎和之者若春秋宜公及齊平莒及鄭是和難者正也取邑惡詞也舊疏云定十一年冬及鄭平知平例不月此月故以爲惡錄之拔左傳云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洽之有無洽何以行禮是并責其伐也舊疏又云若然定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而書月何氏云月者頻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是也又邵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而書月何氏云月者刺內監也時魯方結婚於哭外葛強楚故不汲汲于齊也是也蓋平例時書月皆各有所主嘗文解之故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亦書及五月注月者專平不易是也

秦伯稻卒【疏】通義云秦共公桓公皆在時卒例不蒙上月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疏】包氏愼言云六月無乙酉五月之二十八日也

說苑復恩云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公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弒靈公子夏曰春秋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蓋本左傳爲說錢氏大昕答問云鄭公子宋弒君而以歸生主惡者歸生正卿且嘗帥師敗華元矣力足以制子宋而從宋之逆較之趙盾又有甚焉不得諉於本無逆謀也按下十年左傳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是鄭人固以子家主逆矣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疏】左氏經無子字按下云齊高固及子叔姬來當從公穀有子字在叔姬上通義云月者爲下卒也此子叔姬亦僖公之女宣公之母妹蓋僖季年所生

叔孫得臣卒【注】不日者知公子遂欲弒君爲人臣知賊而不言明當誅【疏】注不日至當誅○舊疏云正以所聞之世大夫之卒無罪者日有罪者月今此不日故解之後漢書孔融傳春秋魯叔孫得臣卒以不發揚襄仲之罪貶不書日用公羊義也通義云胡康侯曰仲遂如齊謀弒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夫婦妻妾適庶人道之大倫也方仲遂往謀于齊而與得臣並使若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故特不書日以貶之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何言乎高固之來【注】据當舉叔姬爲重大夫私事不當書【疏】

注据當至為重○舊疏云正以春秋尊內故也○注大夫至
當書○禮記檀弓云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內外大夫
皆不得以私事書舊疏事以內大
夫直錄其如為所據難何未備
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
之來則不可〔注〕禮大夫妻歲一歸宗叔姬屬嫁而與高固來
如但言叔姬來而不言高固來則魯負教戒重不可言故書
高固明失教戒重在固言及者猶公及夫人〔疏〕注禮大至歸
宗○禮喪服
齊衰三月章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注大夫不外娶
歸人歸宗往來猶民也此歸宗猶言歸甯爾與齊衰期章傳
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之歸宗異惠氏士奇春秋說
云何氏說大夫妻歲一歸宗謂同國也如大夫娶于鄰國則
不可魯之子叔姬者齊大夫高固之妻也自齊來魯見議于
春秋故知大夫之妻不得越國歸宗若此者所謂家之閒也
按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此
不言從可知故無大夫妻越竟歸宗禮何氏所舉謂大夫娶
於同國大夫之常禮爾若娶於諸侯當如諸侯夫人不得歸
甯詩疏引鄭志答趙商曰婦人有歸宗謂自其家之為宗者
大夫稱家言大夫如此耳王后夫人則不然也天子諸侯位
高恐其專恣淫亂是也○注叔姬至在固○正以叔姬於義

不得歸甯今違禮來尊明失致戒故婦重在國爲尊殺聘以
婦人之道旣嫁從夫故也通義云禮諸侯大夫嫁女有車馬
送之女留其車示不敢必安三月祭行然後夫家遣使反馬
今高固親來因與叔姬雙行歸甯失禮合譏故並書見之又
足起反馬之實若但舉子叔姬乃嫌叔姬有失行不得成爲
婦甫嫁遂歸故不可也按反馬之說出於左氏左疏引何氏
膏肓言禮無反馬之法鄭氏箴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
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士昏禮云主人
爵弁纁裳緇衣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
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
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
自乘其夫家之車也何彼禮矣篇云爲不肅雍王姬之車言
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天子諸侯嫁女
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
禮雖散亡以詩義論之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
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
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按推上禮以言大夫
以上婦人出嫁亦當乘其夫家之車男飾女女從男之義所
以重恥遠嫌也詩之百兩御百兩將自美其送迎之媵備不
得據爲婦人自乘其車之證何知歸車不在百兩御之中乎
昏禮雖士禮如三月廟見諸節既何何所見婦車一節獨異
焉○注言及至夫人○僖十一年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

陽穀是也舊疏云公羊之義以爲夫妻言及者遠別之稱刺其無別是以下注云言其雙行匹至似於鳥獸是也桓十八年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彼傳云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外也注若夫人已爲公所絕外也

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注〕言其雙行匹至似于鳥獸〔疏〕注言其至鳥獸○舊疏云言其無別如雄狐綏綏故曰雙行游匹而來鶉鵲不異故言匹至似於鳥獸矣而舊說云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散故以喻焉非何氏義九經古義云大荒南經云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跦踢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郭璞曰言體合爲一也公羊傳所謂雙雙而俱至者蓋謂此也爾雅釋地云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注似鳧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郝氏懿行義疏云西山經崇吾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郭注比翼鳥也色青赤不比不能飛爾雅作鶼鶼鳥也海外南經比翼鳥在其東其爲鳥青赤兩鳥比翼博物志比翼鳥一青一赤逸周書王會篇巴人以比翼鳥是鳥出西南方也公羊宣五年疏引舊說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即此類也按韓詩外傳南方有鳥名曰鶼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封禪書西海致比翼之鳥草昭曰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郭氏比翼鳥讚曰鳥有鶼鶼似鳧青赤雖云一質氣同體隔

延頸離鳴翻能合翮按如惠氏郝氏所引則鳥獸俱有名雙雙者然細玩何義似止以高固叔姬雙行匹至有同以牝牡雌雄爾不必拘拘以比翼鳥等喻之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禽男女有別內外有閑宣五年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歸甯高固反馬公羊以爲雙雙而俱來如鳥獸焉桓十八年公與夫人遂如齊亦雙雙俱往君子謂魯桓失夫道矣關雎未嘗乘居而匹遊故詩人取之以爲有別雙雙而來雙雙而往是無別也無別則亂亂則難生魯桓之見殺于齊也宜故按士昏禮云若不親迎則婦人三月然後壻見于妻之父母此高固親迎則不須三月親見妻之父母故譏其雙雙而至也昏禮疏引膏肓又云禮婦人謂嫁曰歸明無大故不反於家經書高固及子叔姬來故譏乘行匹至也且大夫不外娶夫禮之中又失禮焉劉氏逢祿箴膏肓許曰春秋之義大夫不得外娶大夫尤不得從妻歸宗反馬之禮在國行之可也鄭不揣其本矣劉氏猶奉涉左氏反馬說也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

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注據宋華督鄭歸生齊崔杼弒其君

後不復見〔疏〕通義云春秋託王者之事見誅賞之法故弒君賊有幸免于誅殺者皆絕正之使不得以他事復見若已誅殺者然言逸討于一時而必討于春秋之王法也雖不稱名氏以弒者其首惡亦絕不復見樂書是也書遂之復見從內諱弒故也甯喜里克之屬雖討不當罪要自以弒君之故見執殺非以他事復見不得爲難故獨發難於此是也○注據宋至復見○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上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襄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是也按傳據此三者華督至莊十二年始被殺歸生死於宣十年崔杼死於襄二十七年皆未卽死釋不復見故據以難也舊疏云春秋之內書名弒君後不復見者唯此三人耳餘見者皆書義焉卽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逆女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之屬欲見罪在桓宣故翬遂得見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注慶父弒二君不當復見所以復見者起季子緩追逆賊也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注書之者善之也然則善其臣子得討其賊故書則莊九年齊人殺無知書者亦是討得其賊善而書之注十二年宋萬出奔陳注所以復見者重錄彊禦之賊明當惡誅之傳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書者亦書遂之類故彼傳云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襄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亦書遂之類見其與獻公同謀弒剽是以彼二十六年弒剽之下注云甯喜爲衛侯術弒剽不舉術弒剽者誅成于喜是也其二十六年晉人執甯喜

下傳云不以其罪執之也注當坐執人亦是其得書之義文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皆書者商人之下注云商人弑君賊復見者與大夫異齊人已君事之殺之當坐弑君昭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得書者亦是加弑故也加趙盾之類矣

親弑君者趙穿也〔注〕復見趙盾者欲起親弑者趙穿非盾〔疏〕上二年左傳云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注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也疏引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世族譜盾是衰子穿是夙孫是穿爲盾之從父昆弟之子也世本夙爲衰祖穿爲夙之曾孫世本轉寫多譌其本末必然也史記晉世家亦曰盾昆弟將軍趙穿轘靈公於桃園而迎趙盾○注復見至非盾○正以存其文不沒其實也然史明云而迎趙盾故春秋以盾爲首惡曰親弑君見其特行弑事爾

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疏〕繁露玉杯云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弑賊討則善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今趙盾弑君四年之後別牘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學者與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所之復

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弒非不當誅也則亦不得不謂悼公之書非直以赴問而辨不故弒非不當罪也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哉故比貫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今親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應問數干同留經中嚮援比類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弒父而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弒君而罪不誅者逆而距之不若係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不刑合而信之非篡弒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苟內不誠安能如是故訓其終始無弒之志挂惡謀者過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爲君討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子不嘗藥故加之弒父臣不討賊故加之弒君其義一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討賊爲弒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爲弒父無以異盾不宜誅以此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弒而有不誅其論難知非罪之所能見也故敎止之罪以傳明之盾不誅無傳何也曰世亂義廢背上不臣篡弒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誹言其誅故皆趙盾楚公子比皆不誅之文而弗爲傳弗欲明之心也問者曰人弒其君重卿在而不能討賊

非一國也靈公弑趙盾不在不在之與在惡有薄厚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弑焉何其責厚惡之薄薄惡之厚也曰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繫之重責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賊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弗繫人數而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許止嫌無子責春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是故重累責之以矯枉世而直之矯者弗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通義云親弑君者趙穿春秋舍穿而罪盾以爲穿之惡易見而盾之略難知也所謂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者也然而與使復見則與親弑者有間矣左氏說盾與許世子之事雖是而不知有賊不討不書葬及弑君賊不復見之例一似春秋之誅盾止竟與親弑者無殊且未知春秋之意方將因盾復見起不親弑之述則穿之惡仍未得掩衛盾以文誅穿以實誅接漢書司馬還傳爲入臣子不適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竊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蘇林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弑君之罪穀梁上二年傳曰穿弑也趙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曰於盾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

何以謂之不討賊

注

據告去葬不加弑〔疏〕注據告至加弑○校勘記云鄂本葬下有日字此脫按依疏日字不當有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下云止葬許悼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弑也曷爲不成于弑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是以君子加弑焉爾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然則加弑者雖不討賊亦書葬明其非實弑也晉靈去葬則趙盾與親弑者同文既與親弑者同則與加弑者異則盾即是賊傳又云不討賊故難之也上二年穀梁疏趙盾與許止加弑是同而許君書葬晉靈公不書葬者許止失嘗藥之罪輕故書葬以赦止趙盾不討賊之罪重故不書晉侯葬明盾罪不可原也春秋必加弑於此二人者所以見忠厚之至故也

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獋〔疏〕上二年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晉世家亦云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以視於朝穀梁傳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通義云此皆史所言趙盾弑其君而左氏記齊史亦斥言崔杼弑其君可知內諱弑者爲春秋新意矣

趙盾曰天乎無辜〔注〕辜罪也呼天告冤〔疏〕注辜罪至告冤○詩小雅正月民之無辜箋辜罪也大雅雲漢何辜今之人箋辜罪也爾雅釋詁云辜罪也說文辛部辜辠也穀梁傳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晉世家盾曰弑者趙穿我無罪人窮則反本急則呼

天穀梁莊告天言無弒君之罪故曰冤也舊疏云冤謂冤枉之冤也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疏〕穀梁傳孰為盾而忍弒其君者乎注迴己易他誰作盾而當忍弒君書乎釋文孰為盾絕句按范義迂回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為猶謂也孟子而子為我願之乎言子謂我願之也穀梁傳孰謂盾而忍弒其君者乎公羊曰誰謂吾弒君者乎是其證是此傳之謂卽穀梁之為也

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注〕復反也趙盾不能復應者明義之所責不可辭〔疏〕校勘記出如何云唐石經鄂本同閩監毛本改而何按如當讀而[illegible]如而字通隱七年左傳歃如忘服虔曰如而也莊七年經星隕如雨劉歆曰如而也是也左傳記太史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晉世家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穀梁傳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還君弒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通義云為仁外為仁也為義外為義也錢氏大昕答問曰趙穿弒君而以趙盾主惡名穿之弒由於盾也胥甲父與穿同罪盾於甲父則放之於穿不惟不放且使之帥師侵崇盾何得辭其罪乎侵崇小事不必書而書之所以正盾之罪且不使穿得漏網也○注復反也○詩

小雅黃鳥復我邦族箋云復反也又我行其野云言歸思復傳復反也衛雅釋言復返也○注趙盾至可辭○左傳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按越竟乃免非聖人語盾之罪不在亡不越竟在反不討賊卽越竟矣而反不討賊弑君之名仍無所逃謂不知情其誰信之杜云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此蔑倫害義之語也

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注禮公族朝於內朝親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升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精粗爲序不奪人之親也

疏注禮公至親也○禮記文王世子文彼文親親作內親升餕作登餕精粗作輕重無之字容所見本異也校勘記出雖有富貴者以齒云鄂本無富字此衍按文王世子無富字又出升餕云閩監毛本同鄂本餕誤餕此本誤餕今訂正文王世子升作登又出精粗云鄂本粗作麤按疏中引注作觕按荀子大略篇吉事尚尊喪事尚親注吉事朝廷列位也喪事以親者爲主禮記曰以服之

精粗為序也是楊倞所見本亦作麤文王世子疏引皇氏云喪服以麤為精故鄭注雜記云臣為君三升半微細焉則屬於麤是知斬為精齊為粗也內朝者通義云不於法朝之處也按內朝即路門內之燕朝也鄭注內朝路寢庭君之視內朝也有四一為與宗人圖嘉事文王世子所記是也一為燕羣臣燕禮所載是也一為與臣子議政事一為與四方之賓燕蓋古者視朝之儀君先出路門立於治朝之宁徧揖卑臣則朝禮畢玉藻所謂君日出而視之是也隨即適路寢聽政若有義論朝於內朝大宰所謂贊聽治者也處公使諸大夫趨就內朝亦謂常視事之處不為無道惡公之不佐謂臺上彈人支解宰夫等也彼記云內朝則東面北上臣自賓者以尚為以父子昭穆為序故為明父子鄭注謂以宗族事會是也又云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內有異姓不得以私恩故云體異姓也鄭云體猶連結也又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與彼同故云宗德也鄭云宗高也是也又云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貴賤異位官各有掌故為尊賢也鄭云官各有能是也又云其發餕獻受爵則以上嗣上嗣君之適長子故為尊祖之道也鄭云上嗣祖之正統是也又云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粗為序上云事下云紀及鄭云紀猶事也本輕者為下本重者為上不尚爵位齒德是為不尊人親也注解內逮及之明內朝非苟為笑樂所在也

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

辟丸注己己諸大夫也疏左傳云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晉世家靈公壯侈厚斂以雕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辟丸也穀梁傳靈公朝諸大夫而聚彈之觀其辟丸也廣雅釋言彈拼也說文丸圓傾側而轉者玉篇彈行丸也吳越春秋彈生於古之孝子孝子不忍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李尤彈銘昔之造彈起意弦木以彈為矢合竹為樸廣韻彈射也元和志晉靈公臺在絳州正平縣西北三十一里按如此傳似在內朝側釋文己趨音紀釋名釋姿容云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至也是樂而已矣注以是為笑樂疏高誘注呂覽云從高臺上引彈觀其走而避丸以為樂也繁露仁義法云昔者晉靈公殺膳宰以淑飲食彈大夫以婬其意非不厚自愛也然而不得為淑人者不愛人也通義云讀衆左傳賤于令狐靈猶在抱則是時不過二十已下跡其所為乃昌邑東昏之類良由少席寵嬖未聞教戒藉天位勢偪彼童心至於殺人以為笑樂古者成王幼而莅阼周公輔之內有師保之訓抗法之教外有司過之史虧膳之宰故能克終令德斯天承命今趙盾奉微微之主前後左右不慎其選論教無術陷之於惡已則避禍而委君于死誅執其咎矣按孔氏此論嚴而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注荷負也畚草器若今市所量

穀者是也齊人謂之鍾

疏

任荷負也○釋文傳注俱作何云本又作荷文選東京賦荷天下之重任辟注荷負也小爾雅廣言荷擔也左傳昭七年其子弗克負荷注荷擔也○注畚草至之鍾○公羊問答云說文留部畚蒲器餅屬所以盛種種訓不同當何從曰周禮挈壺氏挈畚以令糧鄭注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表稾左傳正義引說文蒲器可以盛糧今本作器稀訣也國語周語倚而谷挶井畚土籠也左傳襄九年陳畚挶註畚蕢籠也又宣十一年稱畚築注畚盛土器蕢皆以草或蒲爲之可以盛土可以盛穀故左傳注云畚以草索爲之筥屬是也吳氏經說按左傳置諸畚注畚以草索爲之其器可以盛糧周禮挈壺氏鄭司農注亦云畚所以盛糧然則說文云畚餅屬蒲器也所以盛種爲盛糧之譌矣許君所謂蒲器是編蒲鄉以爲器可以盛糧如今俗所謂笆也字書無笆疑即畚之聲轉交異謂畚爲蒲草之器漢世或然字從留缶之留當是瓦器古量義用六斛四斗之鍾亦是瓦器故齊人謂畚爲鍾舊疏云齊人謂之鍾即昭三年齊舊四量豆區釜鍾是也按六斛四斗之具只可以盛不可以量種即五穀總稱不必依左疏故爲糧如畚爲瓦器必如左傳十釜之鍾之大亦非一二所能荷也蓋畚者量穀之物或草或蒲或瓦皆可各隨方俗所宜其所容若干亦不必一定亦無定名以爲畚可以爲蕢可以爲土籠可也

自門而出者

注

宮中之門

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從內朝出立于外朝見出闈者知外朝在闈外內朝在闈內可知疏注宮中奎之闈○爾雅釋宮文郭注謂相通小門也舊疏引孫注亦云闈者宮中相通小門也彼又有小閨謂之閤舊疏引李注云皆門戶小大之異說文門部闈宮中之門也周禮保氏注闈宮中之巷門左氏閔二年傳賊公于武闈注宮中小門謂之闈也周禮匠人注廟中之門謂之闈亦謂廟旁之門婦人出入故禮士冠禮注婦人入廟由闈門也扶推訓言宮中則廟與寢皆有之士虞記注云閨門如今東西掖門賈疏漢時宮中掖門在東西若人左右掖故舉以爲況然則寢門外別有東西二門左傳哀十四年齊子我屬從攻闈與大門似闈亦可通於外非僅宮中相通小門謂之闈也蓋凡宮寢之別門皆可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說文門部又云閨特立之戶上圜下方有似圭按儒行云篳門圭窬注圭窬門旁窬也穿牆爲之如圭矣是閨創取圭義言其小也下云入其大門入其閨是闈爲小門矣○注從內至可知○國語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又曰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也韋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賈疏九卿之九室東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然則韋

氏所謂君之公朝者蓋卽正朝兩旁之室諸侯大夫則在治朝之兩旁也爲諸臣治事之處故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明諸臣每日朝於治朝旣畢君退路寢諸臣各聽事于兩旁之朝俟諸臣聽事畢退乃還小寢容諸臣有面陳之事故也此趙盾所立於外朝者當卽此朝但何君以閨門分內外見荷畚者遠從閨出不必閨門定在外朝內內朝外也　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閨【注】彼何者始怪何等物之辭孰視知其爲畚乃言夫畚者賤器何故乃出尊者之閨乎呼之不至【注】怪而呼欲問之【疏】注怪而呼欲問之○校勘記云毛本怪作恠俗字　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注】顧君責己以視人欲以見就爲解也古者士大夫通曰子【疏】釋傳釋詞云也猶邪也歟也乎也子大夫也爲問辭也當作邪讀繫辭夫易何爲者也也詩旄丘何多日也也士昏禮敢不從也禮出禮奈何去社稷也也皆當如邪義按如也讀亦通○注顧君至解也○校勘記云毛本君誤人按見就或云當作就見非也孔疏云過朝以示人令人懼己卽本此君責己以視人立義靈公欲以視人適趙盾問故因欲卽其來見時

就而解之也○注古者至曰子○穀梁宣十年傳其曰子尊之也注子者人之貴稱詩王風大車畏子不敢箋云子者稱所尊敬之辭按左傳穀梁並云子爲正卿則稱大夫辭也

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注〕赫然已支解之貌〔疏〕注赫然至之貌○經義述聞云疏不解赫然二字引之謹案赫之言拺也說文拺裂也从手赤聲續漢書禮儀志逐疫辭曰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腸肺是分裂謂之赫後漢時猶有此語也按廣雅釋詁亦云拺裂也莊子養生主云動刀甚微謋然已解謋與拺亦同公羊問答曰後漢禮儀志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云云故何以赫然爲支解貌也支解之法古無此刑韓詩外傳曰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面而問曰古者明王每支解人不識從何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此可證爲衰世之淫刑按今律有淩遲即支解法也

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注〕主宰割殺膳者若今大官宰人〔疏〕注主宰至宰人○禮燕禮云膳宰具官饌于寢東注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之飲食膳羞者也疏天子有宰夫兼有膳夫諸侯亦有宰夫復有膳宰膳夫卑於宰夫天子宰夫下大夫膳夫上士也春秋時侯國不必有宰夫因通謂膳宰如左傳昭四年稱膳宰屠蒯而檀弓載此事曰蕢也宰夫也此傳

稱膳宰而左傳稱宰夫爲皆主殺膳烹割之事故稱雖不一其職同也周禮天官序官膳夫下有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徒其屬又有庖人內外饔亨人等晉靈所殺亦不必即其長也孟子萬章稱伊尹以割亨要湯亦即膳宰之事何云若令大官宰人與漢制以況也

熊蹯不熟〔注〕蹯掌〔疏〕注蹯掌○國語楚語云願食熊蹯不獲而死注蹯掌也左傳文元年王請食熊蹯而死注熊掌難熟孟子告子云熊掌亦我所欲也此也說文釆部獸足謂之番从釆田象其掌蹞或从足从煩𠃬古文番史記注引服虔云蹯熊掌也其肉難熟

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注〕擊猶擊也擊謂旁擊頭項〔疏〕大戴禮保傅云大宰持升而御戶右盧校依賈子改以爲斗又云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大宰停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子說文斗味魁羹斗也蓋即靈公所用者亦可挹酒詩行葦云酌以大斗是也說文作料云勺也士冠禮注勺尊升所以料酒彼升亦斗字之誤則羹斗其即今之羹勺與羹勺物微而得擊殺人者蓋靈公本無殺人盛怒之下隨手擊搏適當頭項盧怯處亦得致命也通義云斗料也保傅記曰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是其物也○注擊猶至頭項○孔氏音義云擊音擊擊音毀字或作撽莊子曰撽以馬捶按廣雅釋詁擊擊也王氏疏證云上文已有擊字此擎字當作擊玉篇擎擊兒公羊注擊猶擊也擊謂旁擊頭項擯闕引蒼頡篇毄擊也擊毄並

音五交反其義同也支解將使我棄之疏左傳云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晉世家宰夫胹熊蹯不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弃之縈路王道云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枚解宰人而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疏左傳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晉世家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嘻者閔二年處父閔之曰嘻注嘻發痛許首之聲史記藺相如傳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注嘻驚而怒之辭也檀弓夫子曰嘻注嘻悲恨之聲

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注愬者驚貌禮臣拜然後君答拜靈公先拜者畚出盾入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也禮夫子爲三公下階卿前席大夫興席士式几疏注愬者驚貌○通義云愬讀如愬愬終吉之愬又何焯云愬卽自愬譖宰之事與舊讀異按孔讀是也廣韻山責切易釋文亦音山革反子夏傳云恐懼貌馬本作虩虩音許逆反云恐懼貌也呂氏易音訓引此注作驚愕也晁氏曰愬虩覤三字同音色何焯解非○注禮臣至言也○禮士相見禮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答一拜賈疏君答一拜當作空首九拜中奇拜是也曲禮云君

于士不答拜也士相見禮答一拜爲其始見則君於大夫以
己雖非始見亦答拜可知周禮士師職王日視朝孤卿特揖
諸侯亦宜然盾爲卿禮止特揖靈公見之而驚失其常度故
爲之再拜也左傳載靈公語曰吾知過矣將改之明自知其
過故先拜以拒之也惠氏士奇禮說云特揖者奇拜奇猶特
也特揖爲奇拜則旅揖爲再拜與三孤六卿奇拜二十七大
夫再拜八十一元士三拜所爲禮以少爲貴也按靈公再拜
自與彼旅揖異○注禮天至式几○舊疏以爲春秋說文惠
氏禮說云此坐朝之禮燕享則行之王享諸侯乘車送迎燕
禮賓入及庭公降一等而揖焉則有下階之禮凡大朝覲大
享射及封國命諸侯皆設席若路門視朝君臣皆立未聞設
席亦不下階孔子見哀公問儒行蓋燕朝也路門內之朝太
僕掌之故曰吏僕更俟者久立將倦太僕二人相代爲吏於
是爲孔子作席於堂而與之坐爲此古禮也及秦而亡漢禮
皇帝見三公御坐爲起在輿爲下雖有是禮亦不常行呂氏
春秋桓公朝揖管仲而進之所謂特揖也入及庭而未就位
之時魏文侯燕飲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
之以爲上客所謂君爲臣下階者此也
趨盾逡巡北面再
拜稽首（注）頭至地曰稽首頭至手曰拜手（疏）公羊問答云逡
巡有作逡巡者
秦紀引賈生云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廣雅逡巡卻
退也有作逡遁者爾雅逡遁也管子桓公蹴然逡遁鄉射禮

注少退少逡遁也有作巡遁者晏子巡遁而對有作逡遁者漢書萬章傳逡循甚懼有作蹲循者莊子蹲循勿爭有作遵循者靈樞經黃帝避席遵循而衎亢倉子荊君北面遵循此皆逡巡之段借字也逡又與俊通王莽傳俊儉隆約以矯世俗顏師古俊音千旬反退也遁與巡通遁甲開山圖太元經云巡乘六甲要昔聲音相同字異而義不異也集韻逡巡行不前也逡遁均七倫反音義則一可證按小爾雅廣義俟慙曰逡爾雅釋言逡退也注逡巡卻去也文選注引廣雅逡巡卻退也趙胥見靈公再拜愬而不敢進故曰逡巡班固東都賦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惵然意下捧手欲辭猶此義也左傳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云云不言再拜省文也○注頭至至拜手○周禮大祝一曰稽首三曰空首注稽首拜頭至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疏曰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如是諸侯於天子臣於君稽首禮之正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九拜皆以前三拜爲體後六者爲用凡經言拜手言拜皆周禮之空首手部擇字下云首至手何注公羊頭至手曰拜手皆與周禮空首注合凡經言稽首小篆作䭫古文作見經傳無異稱何注公羊頭至地曰稽首與周禮注合頭至手者拱手而頭至手手頭與手俱齊心不至地故曰空首若稽首頓首則拱手皆手下至地頭亦皆至地而稽首尚稽遲頓首尚急遽稽首者吉禮也頓

首者凶禮也空首者吉凶所同之禮也經傳立文凡單言拜
及下屬稽顙稽首言拜言拜手者皆空首也言拜手稽首者
空首而稽首也經於吉賓嘉曰稽首未有言頓首者也按段
說甚明稽首爲臣見君之禮書洛誥周公拜手稽首哀十七
年左傳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又襄三年左傳公
如晉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惟定
四年申包胥請師于秦九頓首而坐文七
年穆贏頓首於宣子皆事之急遽者也

趨而出〔注〕本欲諫君君以拜謝知己意冀當覺悟故出〔疏〕注本欲至故出○校勘記出冀當覺悟云閩監毛本冀作兾鄂本悟作寤按下注云非所以意悟用悟字成七年注云重錄爵不覺寤用寤字蓋覺寤字當作寤猶人寐而覺悟也按左傳亦謂靈公知盾欲諫已先以吾知所過見折故宣子稽首以補過義將順之也

靈公心怍焉〔注〕怍慙貌慙盾知己過〔疏〕注怍慙至己過○論語憲問篇其言之不怍集解馬曰怍慙焉廣雅釋詁怍慙也禮記曲禮容無怍注怍顏色變焉卽慙貌也亦作怎大元經上階天不怎注怎慙也說文心部作慙也左傳云宣子驟諫公患之患由慙心焉

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注〕某者本有姓字記傳者失之〔疏〕注某者至失之○廣雅釋詁某名也言以某名其人也記

者忘其姓字多以某字該之左傳云使鉏麑賊之注鉏麑晉力士晉世家靈公患之使鉏麑刺趙盾注引賈逵曰鉏麑晉力士

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

注 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閨門守視者也

疏 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段玉裁云此當作焉門者下當作焉閨者故注云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門閨守視者也今本誤倒通義云謹案守門曰門守閨曰閨猶漢書云詔戶者無得入羣臣亦守戶曰戶也按如孔說亦是並無須倒二焉在上矣詩伐檀疏引此傳則無人焉號門者二字亦焉字在上與段義合○注焉者至者也○焉於雙聲孟子盡心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謂莫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也哀十七年左傳齋焉大國齋訓爲邊謂邊於大國也然則卿大夫家大門內卽至闈門與蓋闈門門之小者凡在內之門皆視大門爲小闈

上其堂則無人焉

注 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

疏 注但言至焉者○校勘記出故不言堂焉者云鄂本無焉段玉裁云當作焉堂者經傳釋詞云今本正文作則無人門焉者則無人閨焉者注中焉堂者亦作堂焉者皆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也蓋用段氏說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下句注當此故不言堂者今本皆衍一焉字此注及經文疑皆後人轉寫失之按

二讀皆可通玉篇焉語已之辭也故云但言焉絕語辭

俯而闚其戶〔注〕俯挽頭戶室戶

〔疏〕注俯挽頭○校勘記云闕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挽作俛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俛文選注引聲類頫古文俯字西京賦伏櫺檻而頫聽注頫低頭也禮記曲禮俯而納屨注俯俛也考工記矢人前弱則俛注俛低也說文頁部俛低頭也太史卜書頫仰字如此楊雄曰人面頫○注戶室戶○一切經音義引字書一扇曰戶兩扇曰門又在於堂室曰戶在於戶區域曰門禮聘禮設于戶西西陳注戶室戶也凡由堂入室曰戶凡五架之屋棟北楣下爲三間中爲室東西爲房房之南壁止一戶室則有戶有牖戶在東牖在西戶西牖東爲正中爾雅所謂戶牖之間謂之扆是也鄭氏謂大夫士東房西室若如彼說則戶在中之西矣

方食魚飧

〔疏〕詩魏風伐檀云不素飧兮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止義說文飧水澆飯也从夕食言人旦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恩飧是飧爲飯之別名按說文食部飧餔也从夕食餔申時食也無水澆飯語段注云小雅傳孰食曰饔魏風傳孰食曰飧然則饔飧皆爲孰食分別之則謂朝食夕食許於饔不言朝於夕飧不言孰互文錯見也其實對文異散則通此爲趙盾將朝時固非夕食左傳僖二十三年傳負羈饋盤飧僖二十五年左傳趙衰以壺飧從皆不必夕時渾言之也故周禮司儀注小禮曰飧掌客上公飧五牢則又不必皆孰食矣

勇士

曰噫【疏】此噫當爲驚訝聲與上趙盾曰噫小異 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注】易猶省也【疏】注易猶省也○論語八佾篇與其易也鄭注易猶簡也簡省義近考工記玉人注易行去頫苛是亦簡省之意易繫辭傳辭有險易王注云之泰則其辭易之否則其辭險亦平易之意 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疏】詩召南羔羊云退食自公箋云退食謂減膳也正與序節儉義相足故趙盾食魚飧亦即儉也晉世家云盾閒門開居處節謂此 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注】負君命也【疏】注負君命也○晉世家鉏麑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左傳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皆與此詳略互相足 遂刎頸而死【注】勇士自斷頭也傳極道此者明約儉之衞也甚於重門擊柝孔子曰禮與其奢也甯儉此之謂也【疏】左傳記鉏麑觸槐而死晉世家謂觸樹而死呂

覽過理篇云觸庭槐而死國語晉語云觸庭之槐而死皆與此異韋注晉語以槐爲晉外朝之樹又與杜注槐爲趙盾庭樹異所聞各異要皆爲勇士自死也○注傳極至擊柝○校勘記云鄂本無也字當刪重門擊柝易繫辭下傳文彼云以待暴客此儉約之衞勇士自死故甚之也後漢書杜林傳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是也○注孔子至謂也○校勘記出此而謂也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而作之當據正孔子曰見論語八佾篇

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注〕滋猶益也〔疏〕注滋猶益也○襄八年左傳滋事無成注滋益也小爾雅廣詁滋益也說文水部滋益也

眾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疏〕左傳云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晉世家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皆攻盾

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注〕禮大夫驂乘有車右有御者〔疏〕左傳云其右提彌明知之釋文提提本又作祗彼注云右車右本此晉世家作示眯明亦即祗字與左傳釋文之義本合與祁字古音通祁从示聲也彌眯古亦通史記以此即桑下餓人又以爲公宰與傳文皆不合○注禮大至御者○曲禮注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正義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也詩鄭風清人云左旋右抽鄭箋云左左人

謂御者右車右也周禮大僕云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注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自御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大夫禮亦宜然鄭風箋所言係將所乘車將在中也其甲士之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也與此不常乘車法不同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於御者車右之間御者在中也驂乘猶參乘也謂三人其乘焉然則士以下無車右矣故子適衛冉有僕問津夫子代子路執轡則止御者矣

仡然從乎趙盾

而入（注）仡然壯勇貌（疏）唐石經諸本同經義雜記云何注仡然壯勇貌按說文仡勇壯也从人乞聲周書曰仡仡勇夫此何義也鄉飲酒禮賓西階上疑立注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貌則鄭所據公羊仡然作疑然乃立定之貌不取勇壯義蓋嚴顏之異注疏本改同何本誤也釋文疑立魚乞反不爲仡字作音知陸本作疑然臧氏所據儀禮係單注舊本與朱子經傳通解李氏集釋同毛本本作疑然立自定之貌賈氏鄉射禮疏引作正立臧氏據改士昏禮婦疑立於席西注亦云疑正立自定之貌可證鄉射禮疑立疏引鄉飲酒禮注作疑此疏反作仡者蓋因賈引公羊傳後人因据以私改耳按鄭引此傳乎作於亦異〇注仡然壯勇貌〇廣雅釋詁仡仡暨暨武也詩大雅皇矣云崇墉仡仡傳仡仡高大也書泰誓云仡仡勇夫孔疏仡仡壯勇之夫

放乎堂下而立（注）嫌

靈公復欲殺盾故入以爲意禮器記曰天子堂高九尺諸侯
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疏周禮天官食醫云凡君子之食恆
放焉注放依焉孟子離婁放乎四
海注放至也謂至乎堂下或依乎堂下而立也○注嫌之○靈至
爲意○晉世家云示眯明知之左傳亦云提彌明知之○注
禮器至三尺○禮器正義天子之堂九尺此周法也白虎通
天子之堂高九尺天子尊故極陽之數九尺也堂之爲言明
也所以明禮義也禮記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
尺士三尺然則每堂一尺爲階一等故士冠禮云賓降三等
下至地也此爲士三尺階三等之證賈誼治安策云人主之
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說文陛升高階也
玉篇天子階也天子九級䃜綠注東京賦云殿高九尺階九也
齒彼述天子之禮則諸侯以下七齒五齒三齒亦應與堂高
相應矣庶人之禮雖不見禮
以士三尺差之當一尺與
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
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注授君劍也拔而進其
首靈公因欲以進殺之疏注授君至殺之○禮記曲禮云進
劍者左首注左首尊也正義進言
進授與人時也首劍拊鐶也少儀云澤劍首注澤弄也又云
刀卻刃授穎注穎鐶也是進刀劍皆以首鐶授人不以刃授

人敬也左傳定十年叔孫之圉人欲殺公若僞不解禮而授劍末杜云以劍鋒末授之是也靈公欲於盾進劍時卽拔劍首以劍末刺之也 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疏〕通義云斥呼盾名君前臣名也左傳云提彌明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晉世家示眯明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皆與此異 趙盾知之〔注〕由人曰知之自己知曰覺焉〔疏〕晉世家云趙盾令先毋及難○注由人至覺焉○呂覽情欲而終不自知又淮南修務訓七年而後知注並云知猶覺也對文異散則通舊疏云由人曰知之此文是也自己知曰覺者卽昭三十一年傳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是也 踖階而走〔注〕踖猶超遽不暇以次〔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踖與踧同一本作辵音同經義雜記曰說文辵乍行乍止也从彳从止讀若春秋公羊傳曰辵階而走釋文謂一本作辵與說文正合則古本公羊作辵階矣公食大夫禮資粟階升注不拾級連步趨主國君之命不拾級而下曰辵公羊傳文當本作辵義當如禮經注何卽公與鄭義同敖之說文乍行乍止之訓更密也集韻十入藥踖下引此傳文又云或作踐葉鈔釋文踧作職誤玉篇距蹉作前作卻依說文爲說也左傳云遂扶以下彼釋文引屐

虔注作跣云徒跣也今杜注本往往作跣者盧文弨云服本是也襄三年傳晉悼公懼魏絳之死亦跣而出皆是急迫不及納屨使然按與此注超遽義亦合○注躇猶至以次○釋文遽作劇其據反本亦作遽公羊問答云左傳距躍三百注超越也疏距也向前跳而越物過也說文作超距史記王翦傳方投石超距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漢書甘延壽傳投石拔距張晏曰拔距超距也然則超遽猶超距不服如常降階也燕禮疏云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連步一也聚階二也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禮記檀弓云杜蕢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趙盾避靈公躇階而走是也通義云升降階之法拾級聚足者正也施於所尊以疾爲敬則有聚階栗階者始發猶連步將進階二等然後散升若其步有急遽則始終散等升則曰歷階降則曰躇階皆非禮之常矣讀書叢錄云依何注躇常作辵儀禮公食大夫禮鄭注不拾級而下曰辵燕禮記疏越階謂左右足越二等若公羊趙盾躇階而走說文無躇字辵乍行乍止讀若公羊傳辵階而走與躇字義同廣雅釋訓躊躇猶豫也猶豫即說文所謂乍行乍止釋文所謂跛也按洪說非足何義自與說文不同此時趙盾所避稱疾逃安得倚乍行乍止且躇字與躊躇亦殊無容牽合爲一釋名釋姿容云疾趨曰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也傳言走故注言不暇以次也燕禮所謂升降有四等亦未拾曲禮云拾級聚足

連步以上注拾當爲涉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又云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升降常法也外則栗階禮燕禮記凡公所辭皆栗階公食大夫禮賓栗階升之屬是也鄭注栗蹙也謂越等急趨君命也記又云凡栗階不過二等注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以其歷階越階皆禮經所無此傳之踖階更非行禮常法所謂不暇以次者故有超距之象矣敖繼公謂越等而上曰栗階下曰踖階亦強生分別耳凌氏廷堪禮經釋例云凡升階皆連步唯公所辭則栗階考連步升堂升階常法猶之平敵相拜也栗階於君辭則然猶之再拜稽首也見諸禮經唯此二節是也栗階又名散等禮記雜記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廣附亦然鄭注散等栗階是也彼栗階爲略威儀與燕禮以栗階爲敬又不同皆與踖階異栗階不過二等栗猶歷也如左足升一等則右足升二等左足升三等則右足升四等閱歷而上若躡階或有過二等者矣

靈公有周狗【注】周狗可以比周之狗所指如意【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何注云可以比周之狗按爾雅釋畜狗四尺爲獒郭注公羊傳曰靈公有害狗謂之獒也又宋本張華博物志晉靈公有害狗與周形相近故文異害狗謂能害人之狗按郭注引作害蓋嚴顏異文今本訛作善矣通義云周狗周地所出狗若言韓盧宋猎矣○注周狗至如意○公羊問答云問犬能知人意乎

曰說文獒犬知人心可使者博物志作害狗字之誤也不可從按序周禮廢與諸侯惡其害己藉本誤作周己鹽鐵論地廣篇賊不害智亦誤作周智蓋周害形近容或有誤然害狗周狗皆傳者所加自非靈公命名則俱無不可通蓋比周如人意亦足害人也

謂之獒〔注〕犬四尺曰獒〔疏〕注犬四尺曰獒○爾雅釋畜云犬四尺曰獒左氏釋文引尚書傳獒大犬也廣雅疏證凡物之高大者皆謂之敖山高大者曰敖山犬高大者爲獒犬說文獒犬知人心可使者書序西旅獻獒孔傳西戎遠國貢大犬

呼獒而屬之〔疏〕左傳公嗾夫獒焉釋文嗾服本作嗾疏引服虔云㖩嗾也公乃嗾夫獒使之噬盾也晉世家盾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獒經義雜記云按釋文謂嗾即嗾字㖩讀若謏與嗾聲相近故文義依正義則服本亦作嗾但訓嗾爲㖩耳說文口部嗾使犬聲引春秋傳曰公嗾夫獒按彼之嗾即此之呼也方言秦晉冀隴謂使犬曰嗾蓋方言之殊與爲疏謂呼而指屬之今呼犬謂之屬義出於此

獒亦躇階而從之〔疏〕據此則躇階與非行禮之歷階可知

祁彌明逆而踆之〔注〕以足逆蹋曰踆〔疏〕注以足至曰踆○葉本釋文蹋作蹋文選東京賦已事而踆注踆退也以足蹋而退之故曰踆也玉篇踆退也說文足部蹋踐也史記蘇秦傳六博蹋踘者謂以足蹋之爲戲也亦作蹋漢書霍去病傳去病尚穿

域蠲鞠 絕其頷（注）頷口（疏）注頷口○校勘記段氏玉裁云玉是也篇引作絕其頷說文頁部頷顄也頷顄也段云此謂以足迎蹋之遂使獒之顄不能噬也方言頷頤頷也南楚謂之頷秦晉謂之顄顄其通語也又云依方言則緩言曰頷急言曰頷頷當讀如含也按頷於說文訓爲面黃則無口義揚雄長楊賦稽顙樹頷注音蛤玉篇訓爲口蓋卽本此左傳云明搏而殺之晉世家明爲盾搏殺狗 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疏）晉世家盾曰棄人用狗雖猛何爲然不知明之爲陰德也左傳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鬬且出提彌明死之注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爲己用則此傳所云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 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注）甲鼦上所道伏甲約勒鬭鼓聲當起殺盾（疏）經傳釋詞曰然而者詞之承上而轉者也猶言如是而也與僖三十三年傳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定八年傳然而甲起於琴如同義殽下何注云猶豫留住之頃正合此傳義 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注）欲趨疾走（疏）正以抱而乘之抱之上車也據此則左傳遂扶而下宜如服本作跣而下矣禮脫屨上堂降階納屨趙盾跣階而走蓋猶徒跣不及納屨不能疾走故甲中者抱之而乘也杜本作扶於情事不合孔疏强附杜氏謂堂上無屨跣則是

堂何須云遂跣而下不知下者不必斯指下階凡退由階庭
而門皆謂之下也○注欲趨疾走○校勘記出欲趨云鄂本
同閩監毛本趨作趨按紹熙本作趨 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注猶曰吾何
以得此救急之恩於子邪非所以意悟疏晉世家示眯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
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左傳既而與
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
與公羊合惟史記謂即眯明異注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
非所以意悟者猶言非所意悟也
桑下者也注某時者記傳者失之暴桑蒲蘇桑傳道此者明
人當素積恩德疏晉世家初盾常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盾
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
之存不願遺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左傳初宣子田於首山
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
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
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呂覽報更篇趙宣孟見骫桑
之餓人爲之下食而餔之與脯一朐拜受而不敢食曰臣有
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食之吾更與汝乃復賜之脯二束與
錢百而遂去之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以待因發酒首孟宣
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殺之一人追先及

曰君將吾詩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為誰曰何以名為臣骫
桑之餓人也還闘而死與左傳謂其亡去少異後漢書注引
呂覽曰昔趙孟將之絳見桑下有餓人宣孟止車下食而餔
之再咽而能視宣孟問之曰汝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
絳歸而絕糧羞行乞故至於此宣子與脯三朐拜受而弗敢
食問其故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吾更與汝乃復與
脯二束皆詳略互見○注翳桑蒲蘇桑○公羊問答云左氏
作翳桑杜注翳桑之多蔭翳者公羊作蒲蘇韓非子本枝扶
疏易林扶疏傑桃長人茂盛潘尼桑樹賦上疏而參差是亦
多蔭翳之意扶蘇即蒲蘇韓愈南山詩杉篁叱蒲蘇呂氏春
秋作散桑淮南子作委桑散古委字按爾雅釋詁骫劉暴樂
也注謂樹木葉缺落蔭疏槷樂見詩考暴樂即爆爍詩桑柔
捋采其劉傳劉暴樂而希也箋云捋采之則葉爆爍而疏彼
疏引爾雅作樂爍又引舍人曰眦劉爆爍之義也然則暴桑
者即爆爍之桑爆爍為稀疏不均之名故何氏訓為蒲蘇蒲
蘇猶扶疏潘尼賦之上疏也異氏經說云蒲蘇猶扶疏也然
則暴桑即榑桑矣榑蒲暴桑皆一聲之轉大雅云鬱彼桑柔
柔古讀如猱左傳注桑之多翳蔭者意與此同按爾雅釋木
蔽者翳郭注樹蔭翳相翳蔽者詩曰其櫓其翳經義述聞大
自弊以下皆釋死木也蔽即上文木自弊之蔽大雅皇矣正
義引此作弊者翳又引李巡曰弊死也釋言弊路也釋文弊
字作斃郭本作敝者借字耳皇矣傳自弊為翳釋文弊或敝

襄二十七年左傳以誣道蔽諸侯釋文蔽服虔王肅董遇並作弊云踣也是斃弊並與蔽通翳讀曰殪皇矣篇其菑其翳釋文韓詩作殪後漢書光武紀注殪仆也宣六年左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殪皆謂踣斃之也作翳亦借字耳周語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翳其人謂踣斃其民也毛傳自斃爲翳雖與爾雅原文小異而其爲踣木則同若云樹蔭翳相羅敝則是相覆敝之木而非踣木與上二句全不相應矣然則左氏之翳桑亦爲桑之踣斃者與此翳桑正同故何氏以爲蒲蘇桑也水經注雷首山北去蒲阪三十里一統志雷首山在蒲州永濟縣南四十五里哺飢阪在絳州北六里即食翳桑餓人處○注傳道至怨德○說苑復恩篇述此事云故惠君子君子得其福惠小人小人盡其力夫德一人活其身而況置惠於萬人乎故曰德無細怨無小豈可無樹德而除怨務利於人哉利施者福報怨往者禍來形於內者應於外不可不愼也此言之所謂德無小者也後漢書崔駰傳達旨云宣孟收德于束脯淮南繆稱訓信負羈以壺餐表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禮不隆而德有餘人心之感恩接而恃也生故其人人深

趙盾曰子名爲誰〔注〕後欲報之〔疏〕晉世家亦云問其名左傳云問其名居

曰吾君孰爲介〔注〕介甲也猶曰我晉君誰爲興此甲兵豈不爲盾乎〔疏〕注介甲也○詩鄭風清人

云駟介彭彭傳介甲也大雅瞻卬云舍爾介狄箋云介甲也釋名釋兵甲云甲亦曰介史記衛世家太子與五人介注引賈逵云介被甲也

子之乘矣何問吾名〔注〕子之乘卽上車也猶曰已上車矣何不疾去而反徐問吾名乎欲令盾免去不望報也〔疏〕注之乘至報也○校勘記出子以上車矣曰鄂本以作已又出不望報矣云鄂本矣作也紹熙本亦作已左傳不告而退遂自亡也注不望報也史記注引服虔注同晉世家亦云弗告說苑復恩篇與呂覽所記大同亦云宣孟曰子名爲誰及是日對曰何以名爲然不若此傳所對之詳

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注〕明盾賢人不忍殺也且靈公無道民衆不悅以致見殺〔疏〕晉世家云盾遂奔驅而出驅車而出也○注明盾至見殺○鄂本悅作說紹熙本同下傳民衆不悅亦同繁露滅國上云晉趙盾一夫之士也無尺寸之土無一介之衆也而弑公據伯主之餘尊而欲誅之窮變極詐詐盡爲竭禍大及身推盾之心載小國之位孰能亡之哉盾爲賢人者左傳云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晉世家云趙盾素貴得民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爲弑易是也

趙穿緣民衆不悅起弑靈公〔疏〕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趙穿殺靈公晉世家盾昆弟趙穿襲

殺靈公於桃園注虞翻曰園名也左傳趙穿攻靈公於桃園釋文攻本或作弒北堂書鈔引作煞靈公煞卽殺字殺亦音弒釋文僖九年左傳可證繁露王道云晉靈行無禮處臺上彈羣臣枝解宰人而棄及忠臣趙盾之諫欲殺之卒爲趙穿所殺是也釋文作不說與鄂本同

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注復大夫位也卽所謂復國不討賊明史得用責之傳極道此上事者明

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疏晉世家亦云而迎趙盾穀梁傳趙穿弒公而後反趙盾注招使還○注復大夫位也○左傳宣子未出山而復荅卽復大夫位晉世家亦云盾復位家語正論作未及山而還杜云晉竟之山按晉語陽處父及山而還韋注山河內溫山也是時晉已啟南陽竟及于河未及山卽所謂亡不越竟也杜注殊誤晉世家亦云未出竟公羊以盾之罪在復不討賊其出竟與否不及記也○注卽所至責之○卽上傳曰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是也○注傳極至不臣○正以穿爲所宗盾出穿弒穿弒盾反而自反其位處穿如常是時成公未立盾之復位誰實使之其不臣之跡顯而易見故注極言臣不可不臣以責之也通義云晉侵于子之邑而穿爲之主將是其人求有無君之心必以犯天子爲可者也諸侯可以犯天子大夫可以犯諸侯曾子曰出乎

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卒至於手刃其君噫上之所以率下者可不慎與孔氏之論極正而左傳韓獻子猶曰宣孟之忠則當時已無異是非董狐所以為良史也然左傳謂趙宣子為法受惡亦非孔子語

而立成公黑臀〔注〕不書者明以惡夷獆猶不書剽立〔疏〕左傳云趙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杜黑臀晉文公子晉世家云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國語晉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曰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按晉文不應娶周女蓋周大夫女也○杜不書至剽立○剽立在襄十四年彼二十六年傳云曷為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矣注云欲起衛侯失眾出奔故不書剽立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正以不書黑臀立亦以起夷獆之無道也通義云不當立不書者已從立晉託始見法何氏云以惡夷獆猶不書剽立非也君弒自必立嗣君與衛有衎剽二君者異不當推彼解此按衛完見弒亦必立嗣春秋何以書晉立以見篡正夷獆失道前後不見故於不書黑臀起之

夏四月

秋八月螽〔注〕先是宣公伐莒取向公比如齊所致〔疏〕注先是至所致○取

向事在上四年公比如齊卽上四年秋公如齊五年春又如齊是也五行志中之下宣公六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是宣伐莒向後比再加齊謀伐萊

冬十月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三十三終

于汝萊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